

常德文徵卷四

傳文 碑誌 雜著 賦

明

張師釋

青公傳

青文勝字質夫蜀大寧之邑諸生也起家龍陽搜粟尉時年二十七龍故澤國田積漏庭則壤下下沮洳不可治賦爲石三萬七千有奇每當夏澇濁漲與魚鼈共陸而處或惡風嚙岸并其畝畝失之民無貲輸納有司莫以告則必取盈額焉欲稱貸而益之無適爲王者土著半流移幾無龍矣催科日

常德文徵

卷四

益急會公以公事詣南都具民情土俗疏三上不報遂懷前草自經登聞鼓下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朔也事聞高皇帝馳官覈實得龍之腐禾遺粟以獻上憐之計畝免科二萬四千餘石民始更生公歿時年三十三計在任可七年妻子孤寡零落不能歸蜀葬公於楊家冲占籍於龍今蔚爲著姓當公之歿也士民悲號若失父母乃聚材塹壇立祠肖像祀公有其舉之莫或廢之萬歷十四年巡方任御史請加褒恤事下禮部具題賜額惠烈則今天子之龍靈云

逸史氏曰典史卑官耳邑有命有丞分理民瘼似可無死而公不忍以不死易龍民之命推斯志也一夫不被堯舜之澤





已不納府邸何如也宋江景房公以吳越侍御史奉圖籍歸朝稅畝三斗公沉籍於江以遇風聞太宗遣王方贄廉其事議畝稅一斗制曰可浙東西十三州民莫不誦江王二公之德二公雖蹈不測保首領無恙而青尉至不有其身嗚呼烈矣予悲青尉之志愧夫浚民膏以充囊橐甚則草菅民命以博宦聲者其官視尉加等又不獨龍爲善也公忍死愛民而忍所愛之遺民爲人魚肉不一陰隲之乎公之目不瞑矣遂傳公而檄有司勒之貞石借公靈爽示吏茲土者之典刑焉

髮頭陀傳贊

常德文徵

卷四

二

常德武風俗純樸士大夫皆好爲聲詩其天性然也山川雲物糾繆迴薄處處堪築精廬頭陀吐舌靈躅身隱焉文而時托新篇見志豈飯牛卜築之朋一味沉名剷采者耶莘犁涓釣其所寄托遠矣予自行郡至今仰止高風不能已已或曰元少自傳也

瞿式耜

常熟人

楊公水心先生傳

先生姓楊氏諱鴻字子漸水心其號武陵人也自誓修鬻神采煥發五歲工對律九歲善文詞援筆立就其父瀛海兄弱水兩先生奇之年十三督學周漢峯拔補邑弟子員十七



闈已入殼復落爲副榜之十二人先生通才傑骨巧心慧手自幼磊落不羈不以屢空介意尤善理材每遇艱窘輒輕籌密運游刃綽然瀛海公與其太夫人劉晏然自給伯兄鴻臚子容兩婚一葬季弟無山經畧從先生下帷數稔嚴苦並作皆不啻己身辛亥余先君督楚學拔冠多士壬子登楚書第七人壬戌成進士第已復試中秘楚得三人爲劉仕徵文鐵菴並先生兩經閣報後竟爲細人賄竊癸亥授浙東淳安令以八面之才兼五官之用釐奸滌蠹百廢並興淳人至今尸祝乙丑調寶婺丁內艱歸時值魏璫干政裁抑楚人同里唐大愚公令高陽以強項奪再璫喉魏忠賢服誣贓身幽北寺

常德文徵

卷四

三

者三稔姻族至有改姓氏與之絕者有乘機射利密受諸素封銅臭爲之脫大愚山林圃澤者先生率狗彘視之獨毅然發公正憤募急足走吳楚閩越同籍釀金三萬兩密攜燕市付公子誼周旋患難中而大愚始得倏然俟彼奸之敗而久乃曰全也芝崗熊允震誣贓數萬有司逢璫意百計敲比而先生一手握定力言於楚撫他人絕迹掩口以熊爲諱而先生獨親詣繫所攜觴往還談笑公奠一文楚紳在長安者未敢措詞而先生奮臂濡毫直刺羣奸梅長公田雙南吳伯陽郭天谷官賜谷一時楚紳互相訐害楚撫姚公頗厭之先生獨談言微中卒免門戶之禍其正氣英鋒不避艱險



月是舉正傾心羣邪側目鳳毛麟趾寧不爲鷹犬所效先生  
遂中貝錦歸矣久之左遷中州唐縣先生視一官如敝屣恥  
爲五斗米折腰上書歸田朝議不可勉改順天教授己巳晉  
樞部時燕京戒嚴先生上言謂宜簡名將提重兵宿蘆溝三  
議河等處使進不得掠退不得飽不報未幾果殘良涿房固  
等州邑庚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辛未監試武闈爲僚友所  
累削籍歸尋特奉還召起補南樞督操運二大政先生目擊  
時艱痛心積弊謂留都重地宜從頭整飭事事從實著做起  
以備不虞凡裁冗將剔冗兵扼要害嚴操練精水戰修戰艘  
選軍註糧力與大司馬吳橋范公同心振理皆井井有條戊

常德文徵

卷四

四

寅晉廣東嶺南道擒肇慶叛兵散沒水墟賊三千餘黨而至  
粵軍紀爲之洗邑惠城士女爭脫簪珥爲勒石西湖祠祝之  
而功爲奸庸所嫉匿不以聞蓋是時先生姪輔臣文弱公爲  
東林黨人所擊並先生亦在排抑中己卯攝海篆先生鑿決  
不受事胥吏奉文篆三歷虎門甚至動邑相忤強起肩之六  
閩月鋤強燭詐生擒澳賊柯殿李六等庚辰晉離同一切通  
商惠民之事所在風行餉遂溢額復中彼婦之口解綬歸壬  
午賊陷鼎澧湖南北遂爲戎馬之場先生徙家西粵癸未起  
補嶺西道未任擢大理寺卿晉戶部右侍郎改禮部左侍郎  
旋陞尙書進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部命於閩是時



湖久爲強寇所有士民女子亦不知其爲中州故土也先生  
誓復中原因竄跡烏羅募義旅欲以立勤王之勳而卒以致  
命遂志可謂忠而勿貳者也先生前遭屢困曾棄家八年晦  
跡遐荒蠻烟瘴雨精神物力兩俱困竭而獨怡然自若劇而  
能靜高而能平窮荒陋鄙之俗皆得與先生比肩立杯酒談  
置腹推心扶傷吊戚無異骨肉故人皆樂爲之用平時究心  
大籍貫串百家其爲詩感物賦景率其性情所至無據拾芥  
鑿之痕得非正氣天開靈根夙具斷山絕巘爲骨晴雲皎月  
爲懷寧第楚之奇服將以法天下傳弈世可也先生生萬曆  
丁亥六月望日巳刻今年六十有一其與余爲通家知契頃

常德文徵

卷四

五

卿命經理湖北督師川廣爲千里別欲以恢中土獎王室屬  
余爲言旣而得先生難報於午月望日亥刻長逝余恐其从  
失先生之真也因而爲之傳

陳賢才

遂寧人知  
龍陽縣

祭惠烈青公文

嗚乎昔人以慷慨從容衡死難易蓋難屬君父此身可死不  
可辱則從容就義難矣若介可死可無死之間而能捐生以  
庇萬姓福萬世則更從容中難之難者畢千古惟公獨也公  
尉龍陽時纔三十二齡草疏詣闕爲民請命卽一上而不獲  
請獲請而賦役如額此亦足以射龍民復可兼之與有子龍



三上不報繼之以死爲龍民計利害不爲一身計生死公之  
死惠且烈哉噫公之死可無死者一而不易死者三受牧有  
主擔負可釋似可無死韶華正茂流連光景不易死一嘉耦  
在幃乳兒在襁不易死二家累羈任山川修阻鬱鬱愁思綿  
綿故鄉不易死三可無死而公死之不易死而公易之上足  
以愧司牧下足以愧懷二心者以從容成慷慨則更從容中  
難之難矣公不死則賦繁賦繁則民困民困則賦逋迄今垂  
二百餘年來民生國計兩無所傷則一死之所留也死忠死  
孝代不乏人至捐生以庇萬姓福萬世畢千古惟公獨也公  
之死惠且烈哉血食春秋而子若孫寢盈寢昌皇天后土實

常德文徵

卷四

式臨之已賢才枌榆後生承乏茲土肅謁遺像仰止惟新方  
今洪水灌城淫雨沒稼凡茲子遺皆公所履軫而息肩者惟  
公炳靈始終施之俾賢才獲道戾於萬一亦惟是拜公之賜  
尙饗

國朝

翁蓮標

餘姚人  
武陵縣

禱雨文

四月維夏矣田猶未耕種猶未布百姓皇皇呼號而望救者  
已非一日蓮標三禱於城隍雖施霖霖無補旱乾因特率父  
老子弟請命於神惟神致雨興雲代天行化念我武陵百姓



不若秦晉大賈擁重貲以規利復不若吳越人挾寸管以  
衣食於奔走家鮮蓋藏歲無蓄積豐年且然也歲一不收則  
飢寒迫而盜賊起其間父子散夫妻離耳不忍聞目不忍觀  
之狀皆從今日之不用教也上帝好生其忍滅此一方民乎  
卽武邑之民有淫克奸慝以干上帝之怒禍宜只及其一身  
一家不應此干村蒼赤俱受此厄也或者吏實不職與運標  
蒞任於癸亥之冬歷今歲餘凡所以致陰陽之乖舛者愆尤  
日積標實有罪天宜加罪於標胡不將此亢虐之氣入標肝  
肺而焚我之散標筋骸而糜爛之以洩鬼神之一怒然或不  
足併取標一家親屬以當之何乃禍及於百姓爲查郡志惟

常德文

卷四

七

爾大神歷禱有驗頃者刺史陳都督王俱禱於神矣但一則  
轄兩湖一則管四屬勢大難周神或以此屯其膏若武陵只  
四十五村耳且爲雲貴咽喉所關甚鉅譬之人患鎖喉其難  
緩須臾較在四體爲尤急也區區此誠願神亟請於帝請之  
而得惟神之靈卽請之不得亦祈先發後聞立賜滂沱以救  
百萬生靈若魏無忌之竊符汲長孺之矯詔雖曰專擅又何  
罪焉卽或有譴總祈天加罪於標黜之唯命竄之唯命卽殛  
之亦唯命標無任哀籲禱切之至

明

湛若水

字元明  
增城人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陳良神道碑銘

兵部左侍郎陳公洪謨先以副都御史乃左郎考三載績得荷蒙溫旨通理贈其父爲兵部右侍郎階通議大夫初陳公官刑部郎贈其父爲刑部主事階奉直郎而故太卿長沙李文正公亦旣銘其墓矣乃今加贈制得樹碑神道復來徵銘若水若水與公同朝志孚義合預聞其世德烏能辭按狀公諱良字時佐常德武陵人也王大父春雲南徵江府推官大父維新隱德弗耀父鏞浙江海寧衛經歷公初爲武陵縣學按察副使嚴公銓督學器公升之府學同學者多折輩行師事之早失怙奉母氏至孝成化庚子舉湖廣鄉試甲辰中乙

常德文徵

卷四

八

榜例授教職或諷止之公志在祿養廼拜四川開縣教諭開僻縣也俗獷陋學官多弛縱以便諸生無師弟子禮公乃嚴立條格敬恭自持程業肄文士風爲之一變然以初變未卽有舉比九載左遷常州之武進訓導以母喪去官服闕補京衛武學訓導會詔舉教職有才行者武學以公名上而兵部不果行惜哉公嘗校士福建浙江二省鄉試咸稱得人夙有用世志而未究厥施教其子嚴兵部公果舉進士爲時名卿才行聲望重天下公之志亦畧酬見矣所著有開縣志西谷漫稿行於世公生正統丙寅九月二日卒於正德丙寅四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一正配王氏比德於公封安人贈淑人



三長即兵部公次榮齊典儀副次洪道女一適南京大僕

一思魯 缺 樂墓在長坡山之原銘曰於赫陳宗世躋顯

甫徵江慎罰海寧除戎組纓蟬聯邁種維公木鐸再鳴武颺

德風敷教以敬掄才則公秩庠志廣施畜名崇奕奕司馬既

孝且忠皇皇制辭賁於堂封亦有銘詩為示無窮 嘉靖九年撰

朱 琬 字荔裳 萊陽人

內 書院大學士胡統虞墓誌銘

順治壬辰冬吾師此菴先生卒於京師旅襯廣陵者九載始

寤德文徵 卷四 九

克歸葬武陵又六年是為康熙己酉先生之長子觀徵顧子

而泣曰先君子葬未有銘將有待也夫惟先君子知子非子

也孰知先君子者嗚乎子何敢為先生銘然先生之視小子

琬也既有國士之目而先生之存亡尤聖賢絕續之所關蓋

自陽明以來先生獨得關洛考亭之真傳以明善誠身教天

下之學者學者宗之先生雖歿而其名益尊其書已家訓戶

曉獨其文章道德未盡發據使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

然復著而國家收一代大儒之效斯則先生夫豈徒為一

斯文之不幸也後死者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

而誌之先生姓胡氏世居萊陽人則



公征苗有功授指揮使之職屯田武陵公生彥瞰襲職瞰生  
文進文進生瓚瓚生鑾俱列庠序鑾公三子宗源生應斗字  
希農者先生父也先生既貴贈其先三世如其官曾王母以  
下封夫人先生在娠時外大父仰溪蔣公夢兩神人明粧翠  
翟冠帔如妃後擁一嬰兒旌幢羽葆鼓樂前導直達太夫人  
寢室既驚寤而先生啼聲聞戶外父贈公以爲神所祚允因  
字之曰允七歲從塾師授書一寓目不忘伯父元龍公拊之  
曰孺子能誦詩乎卽吟伊川考亭三絕句公大喜語塾師曰  
此兒必能繼統程朱遂名之曰統虞字孝緒云甫成童下筆  
萬言旁及孫吳穰苴火攻車戰之法神仙方技之術莫不貫

常德文徵

卷四

十

穿精微蒼撮成書年十八贈公卒先生哀毀柴立而後起先  
生兼綜二氏之學讀象山姚江諸先生書豁然起悟遂以斯  
道爲己任癸酉鄉試出林可任先生之門林公於理學尤遠  
讀先生漏菴諸刻爲拈手而拜猶馬南郡之得鄭康成也於  
是益自刻厲有契於明善誠身之旨易漏菴曰此菴門人從  
學者益進海內稱此菴先生癸未登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踰年甲申之變先生赴林公所約以俱死時都下譌傳莊烈  
帝以單騎出齊化門林公信之曰主上蒙塵吾儕敢不  
官守遂從間道以出無何賊下令大索百官先生被  
所囚走神祠中雉經者再主僧救之



之未幾也 師大破賊於關門賊倉皇遁得無死乃變姓名  
走固安賣卜行醫京中會友以原官補用先生猶變色詫之  
而邑令已據實申報弓旌到門矣先生固辭范公復東帛聘  
之日胡君今之許衡也烏容辭先生以母老固請南還不納  
敦迫就道是年八月拜國史院檢討丙戌會試充同考官八  
月再科舉充順天正考官所得士皆一時之選丁亥超拜  
國子監祭酒時方草創未遑俎豆絃誦之事先先生創立規條  
百端聲譽作明善四禁以勵諸生每月三講學於彞倫堂環  
橋門而聽者日昃忘倦雖入旗胄子亦循循善誘片長必錄  
不率教者規勸無少貸由是教化大行多士咸傾心焉戊子

常德文徵

卷四

十一

太夫人就養京師乃具板輿象服郊迎百里滿漢弟子數千  
百人伏謁道左自郭外至於邸第觀者闐咽咨嗟咸以爲榮  
是年秋三北闈者爲先生所取士而先生長子覲徵當就試  
入闈之前某就膝而請曰大兄高才弟子願留意先生正色  
拒之曰吾子豈苟進者勿多言其人慚而退已而覲徵竟不  
第先生之正誼不欺屋漏者皆如此己丑纂修

實錄先生爲副總裁晉禮部尙書尋拜內秘書院大學士講  
學萬壽宮 大宗伯高公中孚少司農戴公名舉遣其子恆懋  
王綸就業後皆登進士第於是吳就恆自太倉至孫光易自  
餘姚至其餘擔簦負笈自遠而來者無虛日先是御史張燿



疏奏執政陰事坐誹謗論死而張公與先生同巷居或謂之曰御史之疏實出胡公手於是邏者四出先生幾不免然自御史見法之後縉紳相戒勿敢過先生居巷也壬辰會試以先生爲大總裁大名成公青毡副之先生感受上知自爲誓詞以告上帝用黃紙書同官姓名味爽朱衣盛服酌酒再拜而焚之或有見其半行者曰今茲之役不獎拔單寒而務周旋要人子弟者神明殛之於是諸公悚惕一秉至公榜發諸貴人子弟多下第由是多怨恨刺骨謗議橫生以首題專主用人不合朱註脅首揆同疏論劾且有再行會試之議已而刺部科磨勘會元程可則並同榜削去中式者凡幾以而

先生下考功議吏部希執政旨初擬革職疏入祇鐫六級調用而成公僅奪一官方事之殷也先生嘿無一語或曰用人之說載在四書大全何不於執政堂爭之先生笑曰吾明不愧於人幽不愧於鬼神詳著進呈試錄序中但負咎自怨而已朝內翕然以爲得大臣體四月降補秘書院學士先生有舊疾五月忽作病稍間則與門人弟子講濂洛性命之旨易簣之前一夕猶遣子視大夫人眠食將歿得遺書於枕畔封緘宛然覲徵等發視之但以早辭太夫人膝下目且不瞑爲恨餘無私焉訃聞都人士大夫入吊者莫不流涕甲乙諸榜館試成均以及四方居門下者皆哭服心喪者過半卒之日



囊無一金惟圖書數十卷棺衾含禭諸門人爲之經紀乃得成喪先生歿後六年而丁酉科場之獄興

皇帝赫然震怒立賓考官舉子於重典語廷臣曰朕之此舉正所以重科目也自先生以守道不阿得罪權軸而廉恥退讓之道置不復講非

大聖人乾剛獨斷世道人心幾何而不漸滅無餘也嗚乎先生往矣而人品學術卓然周程張朱間假令先生而在今日未有不稱用者惜乎兩楹早奠不得一施其蘊先生孝友本於天性長兄孝升公以文無害爲黜中幕僚先生送之赴官不以瘴癘爲辭後已貴事之彌恭書至必拜而後啟弟新虞

常律文徵

卷四

三

善病而羸爲祝爾樂解先生

章恩賜廕輒先以予之先生爲人外雖狷介而中實坦平弟子侍側終日不見喜怒之色宏獎後進惟恐不及有過失必款擗使改乃已丙戌之役余小子受知最深猶憶京兆唱名後諸舉子謁先生於函席先生曰諸君且勿拜吾欲先見宋生因戒闈者曰宋生來雖風雨疾病必納也顧余塞途多難摧頽遲暮弗克勉進修如游蔡諸君子光師門而纘墜緒茲以長公之請不辭固陋而爲之銘蓋不能不欷歔而三歎也悲夫先生生於萬歷甲辰正月初十日卒於順治壬辰十一月廿八日享年四十有九元配姜氏封夫人男三長觀



于家拔貢生娶賴氏次泰徵廢貢生娶李氏繼娶陳氏姜夫  
入出次獻徵廢監生娶梁氏側室高夫人出女四人俱姜夫  
人出孫男四期義廢貢生期醇監生觀徵出期樂拔貢生泰  
徵出期恒獻徵出所著語錄十卷明善堂集十六卷行世康  
熙癸卯三月葬於武陵進溪村善橋之歐家冲銘曰微言既  
絕吾道旨楊墨之道紛縱橫滔滔江漢東南傾誰其障之周  
與程考亭逝矣狂瀾奔夫子特起爲干城倉皇不死非徒榮  
薪盡火滅心屏營坐談臯比走諸生手挽濛汜義輪并辟雍  
鍾鼓方鏗鉤翩翩振鷺來西京彼婦之口秉國成以渭爲濁  
涇水清斧柯相尋傷蘭蕙道途曳杖泣兩楹拾魂不來爲列  
常德文徵

卷四

古

星峩峩衡嶽同晶瑩衣冠劍履埋幽窟爲千萬世留典型

曾璋益陽舉人

三湘考

寰宇記云長沙府湘鄉湘潭湘陰三縣曰三湘蓋俗傳之譌  
也輿地志云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州與蒸水  
合曰蒸湘至沅江與沅水合曰沅湘三湘之名以此前漢地  
理志零陵郡注云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鄱入江又有灘水  
東南至廣信入鬱林後漢地理志零陵注陽朔山湘水所出  
永州志源出廣西海陽山過零陵縣西北湘口與瀟水合衡  
州志源出廣西與安縣之陽朔山湘灘同源分爲三水南爲



灘水北爲湘水東北過零陵五里與營水合達於衡陽蒸水入焉合流於石鼓之下按瀟水源出九疑山三分石經零陵縣西北與湘合蒸水漢志作承應邵曰水出零陵永昌縣界東流注湘水經云蒸水出重安縣西邵零陵即蓋山東北流至重安縣又東合界塘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武水入焉至湘東臨蒸縣北注於湘謂之蒸口郡國志云西俯蒸水水氣如蒸故名臨蒸蓋湖之東瀟爲支自廣西下永合瀟蒸諸水過長沙以達於湖漢志注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是也湖之西沅爲大漢地理志武陵郡臨沅注應邵曰沅水出牂牁入於江水經注沅發益州牂牁郡經辰常德文徵

卷四

五

明

張師繹

批答龍陽縣六事書冊

其一曰對支對支之法原以甦窮鄉以省輸納而豪有力者槩以膏腴之業見徵之銀一概求對施之書役足役不敢及



門甚之有枵腹應差經年無分毫之潤忍氣吞聲者矣該縣議以低鄉對支則更免追呼之苦以舊逋對支則官免帶徵之煩其法甚善設誠致行之無爲豪右所撓其一曰禁私帮私帮之害天下通然而龍邑夫少差多雖苦私帮有割肉醫創而不敢出諸口者今幸當事者洞悉民暑嘉與休息加夫五十自此始可明目張膽議革私帮矣誠恐加者自加帮者自帮今日以私爲私他日以私爲公有一番德意又生一番剋剝經一番變動又增一番名色市猾積胥乘間煽惑立法之始尤宜痛絕根株塗墮隙漏本府過省曾對總司言及於此須立名通衢使家喻戶曉得諸永久使遠習邇安犯者罪

常德文徵

卷四

六

無赦疲民其少蘓平其一曰併糧册多人則任其影射上下其手而不易知少人則便於稽查綜核其詳而不苦擾該縣以歷年册籍歸之架閣以册房書手歸之戶房以三十里村書與各年經承責之磨對瞭於觀掌臚若列眉龍之田賦清而奸宄屏迹矣其一曰行保甲保甲之法本以弭盜安民龍地連山重箐駭浪驚濤風爲盜藪人非土著倏去倏來尤難盤詰自後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該縣印發文簿登記丁口於何居住作何生理如有客民願借一廛者問其何所事事使其來也不如飄風其去也不如逝水猝然有警戮力捍衛守望旣易捕獲不難盜風其少息矣其一



曰建驛站龍潭建驛不特龍陽稱便卽益陽亦便之不特益  
陽稱便卽籍紳賢士大夫之過賓於此者亦便之而屢議屢  
格如築室道旁者藩籬之未盡剖而議論之未僉同也本府  
看得道里適均勞逸一體苟便利於夫役何論其爲益陽又  
何論其爲龍陽苟事出於至公何必議出於長沙又何必議  
出於常德該縣議馬議夫亦有頭緒議地議廩俱無偏倚若  
與益陽再一參詳畫然成此永賴亦名伯南國甘棠之濃蔭  
也至於改官一節以河池驛官改管新創之驛而以該縣應  
付以屬之該縣正官如寧鄉事例尤爲長便凡此總在該縣  
酌之以精心持之以定力不奪於浮議不狃於近功本府批  
常德文徵

卷四

七

唐

日新猷引領善政龍之民自此安枕矣

劉禹錫

字夢得  
定州人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  
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於  
誠信而雩遂遍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城門之達余得  
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分  
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時如在闐闐制其列區榜揭價名  
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私屬有閉在巾笥者文友



業焉在几闕者彫形及質焉有節宮者白黑巨細焉業於藝者列饗膳陳麩餌而必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林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魚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名入隊而分蘊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買出出行買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於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僨傳詆欺相高詭態橫出盡露譎壘烟埃蒼頹腥疊巾履囁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阻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惟守犬烏鳥樂得

常德文徵

卷四

六

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篇云

楚望賦 并序

予既謫於武陵其地故壤之有邑與夜關錯繫乎天者陰伏陽騁繫乎人者風至氣宣是以羣賢浮游於城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關重無蔽萬里登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為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霈而冱土悞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氣曠曠中人之體兮為瘥為瘳以曠滌煩分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相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四極慷慨舒萬象起滅森來既予櫺軒之外羣山龍從崗陵靡隨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夕霞朝霞望如飛動蒼廡之下大



江傾動支流合滙港入雲夢義和望舒出沒  
兩涯涵泳之族  
聳取處呀秋水灌盈澹石飄沙流枿軒昂舞  
於盤渦逮及收  
淙澹如醜醜白石磷磷削影羅生蘋末風起  
有文無聲悠遠  
烟綿與宮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  
盡溫風發榮土  
膏如瀟鳥鳴嘒嘒三星躡其曉中植物蠟以  
飄英雲歸高唐  
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  
氣杳冥熙熙藹  
藹藻飾羣形枿樹全立積空凝清環洲曲塘  
含景曜明恢京  
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鑿速秋愈熾土山焦  
燉止水漫沸翔  
禽站墮呀喙垂翅曠赫欬蒸陽極名陰二儀  
交精下上相歆

寄德文徵

卷四

九

碎殷地蕪空萬夫皆廢懸雷縵緹日中見沫  
移晷而收野無  
完塊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  
原夕月既望曜  
於丹嶽上鏡下水滄塵濯烟宿麗潛芒獨行  
高躔皓一氣之  
悠悠潔有形而溢清元杳微明以斐亶想遊  
目於化先夜無  
朕以祖征金霞暈平海瑞明星方揚斜漢西  
懸璿柄如墮半  
沉層瀾雞鳴嘶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  
植瞭兮已分山  
川鬱兮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洵浩浩其營  
營追向時之景  
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彿  
像而馳精日次於  
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腹削  
衍爲廣斥水禽  
始戲引吭俾翩紛鶯鳴而決起拾紙翠於砂  
礫時維北風振



梅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  
飛雨凝滴灑淋遞響浙瀝杳杳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  
而透圻躔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殊招三閭以  
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秬粘以鼓楫卒鯁魴而如蟻蟠木覩  
深孽妖憑之祈年去厲於蠲散祇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  
致祝却落躓踞渚居蠱食大掩水物咎張餌陷不可遁伏顯  
舉潛緹晝撞夜觸設機沉深如拾於陸彼遊條之所類咸跳  
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軒泛  
浮拖綸往復馴鷗相逐暮夜澄寂嘯歌羣族愴音俚態幽怨  
委曲逗疎析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採木開田灼

常德文徵

卷四

三

龜伺澤兆食而蟠鬱攸起於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歛雨濡  
穎垂林顛倒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聞人逸爲  
末作求金渚涖淘汰瀟瀟流注瀆沱繁光熠燿貪賈來貿發  
於懷握無翼而飛濶於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鞠  
我處層軒日星廻環闕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於其間非  
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以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  
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闈遠莫遠兮故園舟有  
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悅臨高以  
觀物

唐補



李

翽字習之趙郡人朗州刺史

准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

缺

仕定策歸漢護

俞帝旨算無失畫功成可紀破斬徵側寔平交趾來征蠻溪

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惹苒南還明珠諧起乃收侯

印爵不及子遺德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敬其鬼久而

益新千載誰毀詎詎諛諛易自成繼孔子義失勳華不慈魯

氏殺人母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寔謹譖有驪姬

無極巧詆伍奢誅夷孟子傷讒萋兮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寔

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萬代而不滅者嘗被訕於

常德文徵

卷四

二十一

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無置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祠

酒皐既列神乎降思

明

王

儼字若思武平人府學訓導

梁松廟祀議

竊聞聖王之制祭祀也曰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

禦大災捍大患而已是故大之為聖賢次之為忠臣烈士凡

苟有功德於民者則皆在所祀也信斯言也則武陵好十月

十六日特祀漢監軍梁松謂非有功於斯土不可也然

史傳擊破五溪蠻兵斬獲三千餘人則伏波將軍擬也



松也既而假以奉詔入虜復斬獲其大將則又司馬种也而

非松也然則伯孫雖有臨鄉之寄不過代援監軍而已會援

既卒其能修援之功以靖五溪之難則固未之前聞也舊志

疾沒遂留松鎮守自是蠻夷遠遁邊境安寧此志宜若矧飛

與松者其如諸史列傳更無以武陵之功一語及松

書之謗怨望朝廷縑帛之請貽患賓客加之謀欲譖人爲松

終身之累莫大焉觀叔陽一疏所以興言及此者蓋深爲援

啣之而欲訴之上帝以平其惡也鼎之人曷祀之日者備員

校志間常因之而有得其說蓋今之梁山本非初定之名其

殆起於當時好事者詭其說以祀松而廟其上故後之人遂

從而神之因曰梁山究竟梁本作陽亦聲之轉也夫陽山在

常德文徵

卷四

三二

禮爲山林川澤邱陵之類民所以取財用者而祀是或一道

也乃以松配食或者當時伯孫帝婿也雖曰死獄而其弟竦

權貴尙赫然在人人亦何憚而不附會之稽之碑勒又皆異

端怪誕之詞乃居然專廟巍乎王號之尊使人有見於松無

見於陽山之神使陽山之神之祀反淪沒而不講抑何歟雖

祀典之神當有著令非草茅之士可得而妄議也然而是是

非非之在人心則有終不可泯者矣松脫有靈則去歲夏五

月至秋七八不雨太守以下罔不瓣香朝夕虔之可謂不

禮胡卒焦土使民大無禾麥死相枕藉者無算此則不能

民禦災捍患雖在社稷猶得變置而况於松乎哉是知



祭鬼益明矣若援則漢廷名臣於中興之功居多故在唐時  
猶爲專廟之祭而朗刺史李翱尙有准制祭文可考故今造  
廟之說尙存而不沒茲者雖以名宦食報茲土未爲不可然  
禮有之曰兩讐不同國而治夫其爲讐也旣不同國而治則  
其爲神也亦宜不同國而棲文淵如有知其不歆也必矣惟  
執事諒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斯亦斷國之一大端也

常德文徵

卷四

二十三

卷四